

歷朝詩話析探

龔顯宗 著

歷朝詩話析探

龔顯宗 著

目次

以味品詩的「臨漢隱居詩話」	一
以禪論詩的「石林詩話」	四
「珊瑚鉤詩話」文學觀	七
「歲寒堂詩話」析述	一六
誠齋詩論	二三
白石道人論詩	三一
江湖派後村詩論	四〇
江西殿軍方虛谷	四八
瞿佑及其「歸田詩話」	五七
李東陽的文學觀	六〇
明代擬古主義的修正者——王世懋	七八
主性情說的「雪濤小書」	八八
詩筏中的原理論	九八
詩筏餘波	一一八
雜糅性靈與神韻的格調說——而庵詩話	一四一
三要與五長	一四九
道學化的格調說	一五七
橫山嫡派薛一瓢	一六六

以味品詩的「臨漢隱居詩話」

魏泰字道輔，北宋襄陽人。博覽羣籍，爲人有口而無行。曾著「東軒筆錄」一書，揄揚同黨，侮蔑前賢；又託武人張師正之名而撰志怪集、力異志、倦遊錄，復作「碧雲暇」，毀范仲淹，「臨漢隱居詩話」則是他晚年卜居漢上的詩論。

道輔爲曾布妻弟，在政治立場上與子瞻、魯直對立，四庫總目提要遂批評他「堅執門戶之私，甘與公議相左。」平心而論，道輔雖目王安石爲「孟子後一人」，也多次稱引章惇，爲後世口實，但並非一味黨同伐異，其「臨漢隱居詩話」曾記載沈存中（名括）、呂吉父（名惠卿）、王正仲（名存）、李公擇（名常）諸人一日品評風雅，存中說，「韓退之詩，乃押韻之文爾，雖健美富瞻，而格不近詩。」吉父反駁說：「詩正當如是，我謂詩人以來，未有如退之者。」正仲贊成存中，公擇則與吉父一致，四人交相詰難，久而不決。公擇對正仲說：「君子羣而不黨，公何黨存中也。」正仲怒曰：「我所見如是，顧豈黨邪？以我偶同存中，遂謂之黨，然則君非吉父之黨乎？」一座大笑。道輔最後說：「予每評時，多與存中合。」

歷朝詩話析探

上面這則記事告訴我們幾件事情：

(一)道輔不喜韓愈詩。

(二)論詩各有自己的觀點，相同的自然聯合起來，與意見不同者辯論，豈能以結黨目之？
(三)如果道輔論詩也有新、舊黨之分，何以在呂惠卿的新黨之內，意見也有分歧？更有尊韓退之者？而舊黨的歐陽修不也是學退之的嗎？

何以道輔不喜退之詩呢？原來韓詩屬於硬奇險怪一類，道輔則主「優柔感諷」，以「味」品詩，其詩話說：「凡爲詩當使挹之而源不窮，咀之而味愈長。」歐陽文忠的詩，他認爲固然「才力敏捷，句亦清健」，令人不滿意的「但恨其少餘味爾。」又認爲蘇舜欽的詩以「奔放豪健」爲主，梅堯臣「雖乏高致，而平淡有工」，是以梅勝於蘇。

他主張作詩要有餘味，其詩話說：「詩者述事以寄情，事實詳，情貴隱，及乎感會于心，則情見於詞，此所以入人深也。如將盛氣直述，更無餘味，則感人也淺，烏能使其不知手舞足蹈，又況厚人倫，美教化，動天地，感鬼神乎？」平鋪直敘，一語道盡的作品，當然不會有什麼感動人的力量。依「味長」的標準去衡量，詩、騷、魏晉南北朝樂府是不錯的，他說：「『桑之落矣，其黃而隕。』『瞻烏爰止，于誰之屋。』其言止於烏與桑爾！及緣事以寄情，則不知涕之無從也。『採薜荔兮江中，搴芙蓉兮木末。』『沅有芷兮澧有蘭，思公子兮未敢言。』『我所思兮在桂林，欲往從之江水深』之類，皆得詩人之意。至於魏晉南北朝

樂府，雖末極淳，而亦能隱約意思，有足吟味之者。」到了唐朝，元白樂府詩言意俱盡，其下者談諧、謔怪、俚俗，就不足觀了，詩話說：「唐人亦多爲樂府，若張籍、王建、元稹、白居易以此得名，其述情敘怨，委曲周詳，言盡意盡，更無餘味。及其末也，或於談諧，使人發笑，此曾不足以宣飄颻之情，況欲使聞者感動而自戒乎？甚者或謔怪，或俚俗，所謂惡詩也，亦何足道哉！」

若思愈精，則語愈深；語愈深，則味愈長。道輔以爲作詩原忌蹈襲，但也有襲而愈工，如出於己者。他在詩話中舉例說：「魏人章疏云：『福不盈身，禍將溢也。』韓愈則曰：『歡華不滿眼，咎責塞兩儀。』李華弔古戰場文曰：『其存其沒，家莫聞知。人或有言，將信將疑。惻惻心目，夢寐見之。』陳陶則云：『可憐無定河邊骨，猶是春閨夢裏人。』蓋愈工於前也。」

綜上所述，可知道輔的論詩宗旨在一「味」字，主於溫柔敦厚，故無取豪放怒張之作，清代鮑廷博評「臨漢隱居詩話」云：「援據古今，挖揚風雅，尙未獲戾於正人，似差勝於東軒諸錄耳。」可說是相當公允的話。

以禪論詩的「石林詩話」

葉夢得字少蘊，號石林居士，吳縣人。哲宗紹聖四年進士，徽宗時官翰林學士，南渡後累官至崇信軍節度使，卒年七十二（西元一〇七七年至一一四八年）。著有「石林集」，中有「石林詩話」三卷。

石林論詩，頗富禪味，他以為禪宗論雲間有三種語：「其一為隨波逐浪句，謂隨物應機，不主故常；其二為截斷眾流句，謂超出言外，非情識所到；其三為函蓋乾坤句，謂冥然皆契，無間可伺。」三者是深淺有序的。其詩話又說：「老杜亦有此三種語，但先後不同，『波漂菰米沈雲黑，露冷蓮房墜粉紅』，為函蓋乾坤句；以『落花游絲白日靜，鳴鳩乳燕青春深』，為隨波逐浪句；以『百年地僻柴門迴，五月江深草閣寒』，為截斷眾流句。若有解此，當與渠同參。」

石林崇杜抑韓，其詩話曰：「七言難於氣象雄渾，句中有力，而紆徐不失言外之意。自老杜『錦江春色來天地，玉壘浮雲變古今』與『五更鼓角聲悲壯，三峽星河影動搖』等句之後，嘗恨無復繼者。韓退之筆力最為傑出，然每苦意與語俱盡。」杜勝於韓，不但在語言之

工，且思深意遠，饒有餘味。

作詩要有餘味，首先就要自然而不雕琢，石林說：「『池塘生春草，園柳變鳴禽』，世多不解此語爲工，蓋欲以奇求之耳。此語之工，正在無所用意，猝然與景相遇，借以成章，不假繩削，故非常情所能到。詩家妙處，當須以此爲根本，而思苦言難者往往不悟。」因此他贊成鍾嶸的「不用典」之說，但自唐以後，律體盛行，不能無拘窘，只有大手筆能「削鐮於神志之間，斷輪於甘苦之外。」老杜最稱佳妙，「變化開闔，出奇無窮，殆不可以形迹捕。」（以上皆見石林詩話）作詩到此境地，可謂極致。

其次不可連篇累牘，全部道盡，例如老杜述懷、北征固是窮極筆力，古今絕唱，但「八哀」多至八篇，就顯得蕪累了，詩話說：「本非集中高作，而世多尊稱之，不敢議，此乃揣摩聽聲耳，其病蓋傷於多也。」

在「禪悟有味」的標準下，以文字、才學、議論爲詩的歐陽修，當然難愜石林之意，詩話說：「歐陽文忠公詩，始矯崑體，專以氣格爲主，故其言多平易疏暢，律詩意所到處，雖語有不倫，亦不復問；而學之者往往失於快直，傾圮倒廩，無復疑地。」可見石林之批評文忠詩，不在政治上的黨派之爭，而在詩觀的不同，何以見得呢？因爲他對文忠的讀語仍然是有的，例如論其崇徽公主手痕詩「玉顏自古爲身累，肉食何人與國謀」云：「此自是兩段大議論，而抑揚曲折，發現于七字之中，婉麗雄勝，字字不失相對，雖崑體之工者，亦未易比

，言意所會，要當如是，乃有至到。」言意所會，正是他論詩的準則。對大蘇固有貶詞，但也有好評，詩話說：「蘇子瞻嘗爲人作挽詩云：『豈意日斜庚子後，忽驚歲在己辰年。』此乃天生作對，不假人力。」又謂至和嘉祐間，文忠知貢舉，得東坡與子固，實爲得人。如果石林論詩囿於黨爭，豈肯對歐、蘇作這許多的讚美和辯護？

石林之所以推崇介甫，乃由於其詩深刻有味，詩話說：「王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，造語用字，間不容髮，然意與言會，言隨意遣，渾然天成，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。」而於其早年詩則頗有微詞：「王荆公少以意氣自許，故詩語惟其所向，不復更爲涵蓄。」平鋪直敘，了無餘蘊，是不爲石林所取的，他所欣賞的是晚年能「博觀而約取」的介甫，因爲已盡「深婉不迫之趣」。所以他認爲作詩要講「火候」，不能一蹴而幾，詩話說：「乃知文字雖工拙有定限，然亦必視初壯，雖此公方其未至時，亦不能力強而遽至也。」

觀上所述，四庫總目提要說石林「陰抑元祐諸人」，實爲冤詞，至於說：「其所評論往往深中窳會，終非他家聽聲之見，隨人以爲是非者比。」實是確切不移之言。

「珊瑚鈎詩話」文學觀

前言

珊瑚鈎詩話的作者是張表臣，他字正民，宋代單父人。官右承議郎，通判常州軍州事，主管學事，賜緋魚袋，紹興中，終於司農丞。

表臣的生卒年月雖不可確知，但其詩話自言與陳師道、晁以道遊，又與秦檜之子熺友善，可見他生於北宋末葉，卒於南宋初年。

表臣以「珊瑚鈎」名其詩話，可能有兩種原因，一是如郭紹虞「宋詩話考」所言，有「自炫文采」之意，蓋杜甫「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詩」云：「飄飄青瑣郎，文采珊瑚鈎。」一是自珍自寶之意，因為「孝經援神契」謂珊瑚鈎是「瑞寶」。又「宋書符瑞志」也說：「王者恭信，則珊瑚鈎見。」

珊瑚鈎詩話百川本有二卷，歷代詩話和蟹雪軒本分爲三卷，說郛本則僅一卷，不全。

珊瑚鈎詩話內容甚是煩雜，文字、書畫、禮制、神怪、考據、掌故、文章，無所不談，尤好自載其詩及與名流相贈之作，以自炫耀。限於篇幅，本文僅就其幾個重要的文學觀加以

闡述。

張表臣的文學觀

珊瑚鉤詩話有幾個可注意的論點，茲分述如次：

(一)祖述並非模擬，創新須有所本

表臣謂古之聖賢，或相祖述，或相師友，例如孔子之取法堯舜，憲章文武，顏回之學孔子，孟軻之師子思，並非一味模擬，故能自出新意，並垂不朽，「義易成于四聖，詩書歷乎帝王，晉之乘、楚之檮杌、魯之春秋，其義一也。」可惜到了漢朝，揚雄作太玄以準易，法言以準論語、州箴以準虞箴；班固作兩都賦以擬上林、子虛；左思作三都賦以擬二京；屈原作九章，而宋玉述九辯；枚乘作七發，而曹植述七啓；張衡作四愁，而王粲述七哀；陸機作擬古，而江淹述雜體；「雖華藻隨時，而體律相倣。」從先秦的自出新意到漢魏晉齊梁的體律相倣，確是愈趨愈下。

表臣既反對模擬，所讚賞的當然是有創造性的作品，他認為有唐一代，祇有韓愈之文、李白之詩，「務去陳言，多出新意。」至於盧仝、貫休、張籍、皇甫湜效顰學步，「則怪且醜，僵且仆矣！」但退之和太白的作品仍是前有所承，各有所本的。以退之爲例，其「南山詩乃類杜甫之北征，進學解乃同于子雲之解嘲，鄆州溪堂之什依乎國風，平淮西碑之文近于小雅，則知其有所本矣。」再如歐陽修，其「醉翁亭記步驟類阿房宮賦，畫錦堂記議論似盤

谷序。」又如蘇軾，其「黃樓賦氣力同乎晉問，赤壁賦卓絕近于雄風。」都是其來有自的。表臣以爲善學者「當先量力，然後措詞；未能祖述憲章，便欲超騰飛翥，多見其嚙嚙而狼狽矣！」（以上所引皆見詩話卷一）先祖述而後創新，有本有源，方有佳構產生。

（二）含蓄天成爲上

儒家向來提倡「溫柔敦厚」的詩教，注重性情的涵養，「哀而不傷，怨而不怒」即在求性情的中和，喜怒哀樂要節制得宜，不失之於太露或太過，這就是含蓄的美德了。

「自然」一詞由天命人事而應用到文學上，即所謂「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。」也就是所謂「天工」，而人能之至祇是次一等的「人工」罷了！

表臣也提倡自然的文學觀，他說：「篇章以含蓄天成爲上，破碎雕鏤爲下，如楊大年西崑體非不佳也，而弄斤操斧太甚，所謂七日而混沌死也。」含蓄天成之美是整體而不容分割的，刻鏤雕琢就失去自然美了。

表臣又說：「以平夷恬淡爲上，怪險駭趨爲下，如李長吉錦囊句，非不奇也，而牛鬼蛇神太甚，所謂施諸廊廟則駭矣！」（以上所引皆見詩話卷一）怪險則失自然之美，故不足取，而平夷恬淡一點也造假不得，無淵明之襟抱，強欲學之，寫出來的終是假隱士的詩，孟浩然與王維同屬田園詩派，但浩然仍免不了「坐觀垂釣者，徒有羨魚情」的俗念，這是他不及摩詰處。

作詩欲造平淡之域，實非易事，梅堯臣說：「作詩無古今，惟造平淡難。」（讀邵不疑學士詩卷）確是深造有得之言，他又說：「因吟適情性，稍欲到平淡。」（依韻和晏相公詩）平淡須合於情性，勉強不得，李賀詩迫奇逐怪，雕繪過甚，故不爲表臣所重。

（三）詩不能窮人

最常聽見的說法是：「文窮而後工」。韓愈嘗云：「歡愉之辭難工，窮苦之言易好。」歐陽修以爲愈窮則愈工，他說：「非詩之能窮人，殆窮者而後工也。」（梅聖俞詩集序）表臣不以此說爲然，他舉周公、召公、尹吉甫爲例說：「詩三百六篇，其精深醇粹，博大宏遠者，莫如雅頌，然鴟鴞之詩，周公所作也；洞酌之詩，召公所作也。詩云：『吉甫作頌，穆如清風。其詩孔碩，其風肆好。』顧不美乎？數君子者顧不達而在上，功名富貴人乎？何詩能窮人，又何必待窮者而後工邪？」達而能工，足以支持自己的論點。他又說：「近時歐陽公、王荊公、蘇東坡號能詩，三人者亦不貧賤，又豈碌碌者所可及？」舉例不太妥當，因東坡一生多不得志也。表臣最後下結論說：「然則謂詩能窮人者，固非矣，謂待窮者而後工，亦未是也。夫窮通者，時也，達則行于天下，窮則獨善其身，政不在能詩與不能詩也。」（以上所引皆見詩話卷三）他以爲人之窮達繫乎時運，與能詩不能詩無關。

（四）尊杜

表臣在詩話中最常談及的文人是杜、韓、李，尤以子美爲最多，凡十一次。他認爲子美

諸體兼備，有含蓄、奮迅、清曠、華豔、窮愁、侈麗、發揚蹈厲、雄深雅健、許國愛君、傷時憂民、隱惡揚善、憂深思遠、神仙之致、佛乘之義等十四種特點，並讚歎着說：「有能窺其一二者，便可名家，況深造而具體者乎？此予所以稚齒服膺，華顛未至也。」（詩話卷一）

由於魯杜，故論其詩時，往往左袒過甚，他說：「杜甫云：『軒墀曾寵鶴。』杜牧云：『欲把一麾江海去。』皆用事之誤。蓋衛懿公好鶴，鶴有乘軒者，則軒車之軒耳，非軒墀耳。顏延年詩云：『屢薦不入官，一麾乃出守。』則麾，麾去耳，非麾旄也。然子美讀萬卷書，不應如是，殆傳寫之繆，若云軒車，則善矣。牧之豪放，一時引用之誤，或有之邪？」俱是用事有誤，却謂老杜詩爲傳抄之繆，小杜詩是引用之錯，持論之偏，於此可見。

（五）立格妙，命意深，用字精

表臣論詩甚受陳師道影響，而贊成其立格、命意、用字之說，詩話云：「陳無己先生語余曰：『余人愛杜甫詩，一句之內，至竊取數字以髣像之，非善學者；學詩之要，在乎立格、命意、用字而已！』余曰：『如何等是？』曰：『冬日洛城北調玄元皇帝廟詩，敘述功德，反復外意，事核而理長；閨中歌，辭致峭麗，語脈新奇，句清而體好，茲非立格之妙乎？江漢詩，言乾坤之大，腐儒無所寄其身；縛鷄行，言鷄蟲得失不如兩忘，而寓於道，茲非命意之深乎？贈蔡希魯詩云：身輕一鳥過，力在一過字；徐步詩云：蕊粉上蜂鬚，功在一上字

；茲非用字之精乎？學者體其格，高其意，鍊其字，則自然有合矣，何必規規然髣髴之乎？

「（卷二）後山謂學杜不在模擬，而在體其格、高其意、鍊其字，此說對表臣的影響甚深。就格而言，表臣說：「以格力雅健雄豪者勝，元輕白俗，郊寒島瘦，皆其病也。」（詩話卷一）立格既欲高妙，故須去除輕俗之病；又欲雅健雄豪，是以寒瘦之弊亦不可有。就意而言，表臣說：「詩以意爲主。」（詩話卷一）又謂王安石詩命意得杜詩之長，他說：「王臨川詩云：『細數落花因坐久，緩尋芳草得歸遲。』此與杜詩『見輕吹鳥毳，隨意數花鬢。』命意何異？」（詩話卷二）

就字而言，表臣謂須「篇中鍊句，句中鍊字，乃得工。」（詩話卷一）因爲一字不工，則全句受損；一句有疵，則全篇失色也。表臣又引蘇軾之言，謂陶潛善於體物，他說：「東坡稱陶靖節詩云：『平曠交遠風，良苗亦懷新。非古之耦耕植杖者，不能識此語之妙也。僕居中陶，稼穡是力，夏秋之交，稍旱得雨，雨餘徐步，清風獵獵，禾黍競秀，濯塵埃而泛新綠，乃悟淵明之句善體物也。」（詩話卷一）鍛鍊的功夫是必要的，而經驗愈深者，形容刻劃也愈入微。

（六）其他

甲、擇精粗、知瑕瑜

詩有好有壞，因此指疵就必要了，表臣說：「精粗不可不擇也，不擇則龍蛇蛙蚓，往往

相難矣；瑕瑜不可不知也，不知則瓊盃玉卮，且多玷缺矣。」（詩話卷一）知瑕而後可以去其短，識瑜而後可以取其長，不論從創作或鑑賞的立場而言，擇精粗是必要的。

乙、知音難遇

解人難得，知音更不易求，表臣也有這感慨，他說：「東坡云：『董如郎中安邱人，能詩于寶元康定間，其書尤工，而人莫知，僕以爲勝李西臺也。』豫章與李端叔書云：『比得荊州一詩人高荷，極有筆力，使之凌厲中州，恐不減晁張，恨公不識耳。』夫高、董之詞翰，二公稱道如此，必非尋常者，而人或不知識，矧今之世，抱負材術而嗟不遇者，可勝數哉？」（詩話卷一）懷才不遇者是多不勝數的。

表臣謂東坡喜獎掖英才，提拂教誨，自己以不及親見爲憾（見詩話卷一）。又欣羨少數以詩文受知者：「盧秉侍郎嘗爲江南郡掾，於傳舍中題詩云：『青衫白髮病參軍，旋羅黃梁置酒罇，但得有錢留客醉，也勝騎馬傍人門。』王荊公見而稱之，立薦于朝，不數年登貳卿。近時韓駒待制、董耘尙書以詩文見知貴近，聞于天子，自諸生三四年至法從，嗚呼！士有片文隻字，而遭遇如此者。」（詩話卷二）表臣所謂「知遇」，功利主義甚重，他認爲因詩文受知而在仕途上顯達，是最幸運的。

丙、語意之優劣係於學識之高下

表臣說：「杜牧之息夫人詩曰『細腰宮裏露桃新，脈脈無言幾度春，至竟息亡緣底事，

可憐金谷墮樓人！』與所謂『莫以今朝寵，能忘舊日恩，看花滿眼淚，不共楚王言。』語意遠矣，蓋學有深淺，識有高下，故形于言者不同矣！』（詩話卷三）他較論小杜和王維詠息夫人之詩，雖未允當，但却肯定了學識對創作的影響力。

丁、和韻之作不可多

和韻始於元、白，其初依韻唱和，圓活自在，後世效之者蠡出，連篇累牘，情韻俱失，表臣大不贊成這種「作」法，他說：「前人作詩，未始和韻，自唐白樂天爲杭州刺史，元微之爲浙東觀察，往來置郵筒倡和，始依韻，而多至千言，少或百數十言，篇章甚富，其自耀云：『曹公謂劉玄德曰：天下英雄，惟使君與操耳。予于微之亦云。』豈詩人豪氣例愛矜誇邪？安知後世士有異論。」（詩話卷一）矜誇自豪，就失去自然含蓄之美了。

戊、論體裁

表臣謂古今詩體不一，三代以後，雜體互出，後代有風、賦、雅、頌、騷、辭、銘、箴、歌、謠、行、引、曲、咏詩、古、律之別；文體則有制、詔、典、謨、訓、誥、誓、命、教、令、勅、宣、贊、冊、論、議、辨、說、記、紀、纂、策、傳、序、碑、碣、誄、誌、檄、移、表、牋、簡、啓、狀、牒、露布、劄子、文之異；表臣並對詩文的各類體裁加以解釋。

（見詩話卷三）

張表臣文學觀的評價